



美東最大的佛教道場

大乘寺

十六

朱朝欽

一個由居士發心獨力興建道場的故事

應金玉堂是虔誠的佛教徒，曾皈依章嘉活佛和南亭法師。抵美後鑒於美東猶無佛教道場，乃以胼手胝足所得，於一九六二年在紐約時報廣場，成立「美東佛教研究總會」以爲中國佛教徒研究、集會之所。自該會成立以來，成績卓著，深爲中國佛教徒歡迎，玉堂居士不厭不倦，再發大心，獨力

興建規模弘大之大乘寺，這是旅美華僑的光榮，也是中國佛教徒的光榮，特爲內明讀者作輪廓介紹。

作者

大乘禪寺 雄視美東

美國雖然已經成立了不少佛教寺院和尼庵，但就目前情況而言，要推「美東佛教研究會」應金玉堂居士所建的「大乘寺」規模爲最大，大乘寺在紐約郊外南開羅區光明山，筆者每年爲了香港學生奔波，需飛美四次，大部份時

△ 雄視美東之大乘寺外貌。



間都花在美國西部及中南部，訪問各大學當局及探視香港學生，鼓勵他們努力攻讀，雖每次去麻省理工學院及耶魯大學，經過紐約，祇不過一日二夜，因下榻在喜來登酒店與沈家植居士辦公處相近，每次皆抽空去拜訪歡聚，除接見學生談話外，再無餘暇分訪親友，自覺非常遺憾。這次因長女嬋英及四女文英趕來紐約會晤，不得不多留一日，當晚打電話給應金玉堂居士問候，並且告訴她內子想參觀大乘寺；玉堂居士表示歡迎，到了次日，居士清晨親自駕車來旅邸迎接；告訴我們她已準備了素齋。俾抵達大乘寺後，同進午餐。玉堂居士熱誠招待，沿途講解各處風光，並攜有生菓及冷飲，車行在平坦公路上，十分舒適，約一小時餘抵達南開羅區，火車站和巴士站皆離大乘寺不遠，近山門入口處豎有指示牌，遙見偉大壯觀巍然矗立着的山門十分莊嚴！山門正中橫額書有黑底金字的「大乘寺」三字，英文名字紅色Manayama Temple，十分顯著，背面上首寫有「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」，下首爲「南無清涼大勢王菩薩」。橫額是「南無極樂世界阿彌陀佛」。並有英文佛號「Na Mo Oh Mi To Fu」。當即攝影留念，該寺面積佔地百多畝；遠觀平林漠漠，如煙似織，近看山明水秀，令人有出塵之想。過了山門由大道前進，已遙見一大雄寶殿矗立深林中，背山而建，巍峩壯觀，氣魄雄偉。道旁滿植菊花及灌木，由梯級大道直通大殿，殿極寬敞，冬暖夏涼，極爲舒適，殿前鋪砌石階，階前一片平地，可容二千多座位，廣場亦能停巨型巴士三十部，同時可泊二百輛私家車。正殿內有三尊巨大佛像，背面上爲十八阿羅漢和三十二幅釋迦牟尼行道圖，殿右是藏經室，四間法師寢舍和大廚房膳堂。左面有辦公室和七間專供女賓用之客房

筆者夫婦與玉堂居士(左二)及女兒 兒婢英文英合影背為地藏殿。



每逢假日遊人車水馬龍，善男信女，摩肩接踵而來膜拜，此一莊嚴偉大之寺院，不獨成為吸引西方遊客之勝地，亦為中、老年華人休憩養息之所，由此足見創建人之苦心孤詣，實有無量功德也。

玉堂居士 獨資創建

大乘寺之創建基金，並非出家人募化而來，乃是由一位女中丈夫崇拜我佛，夙具慧根，大發善心之玉堂居士獨力支持，她具有果敢堅毅之魄力，動工期間，披星戴月，斬棘伐荆，闢石開路，即在酷暑天時，以至隆冬雪霽之際，仍不遺餘力，親自為之，由動工至落成，歷時十四個月，未嘗得一日之休息，終因經年辛勞之故，玉堂居士因而得病，但她的努力耕耘，總算沒有白費，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廿五日，這座全美中國佛教寺院中規模最偉大之『大乘寺』舉行開光典禮，其經過情形值得紀述，這一天正是風和日麗，一片歡樂氣氛，中外各界善信，紛由各方相繼前往，

一間會客室。底層為講經堂，供奉地藏王菩薩，並設有客房。地方極為寬敞，大殿外左面為觀音殿，右面為地藏殿，放生池與大小湖相通，湖中有小亭，山光水色，相互輝映，如善男信女擬去膜拜觀音大士，便可由朱欄小橋跨過內湖直達觀音殿。內外湖都可以泛舟，沿岸皆有高大樹木，搖曳兩旁，令人為之心曠神怡，恍如置身於西子湖中，塵俗盡消，寺內四週曲徑通幽，鳥語花香，別有天地，徜徉其間，真可以消除煩慮而增情趣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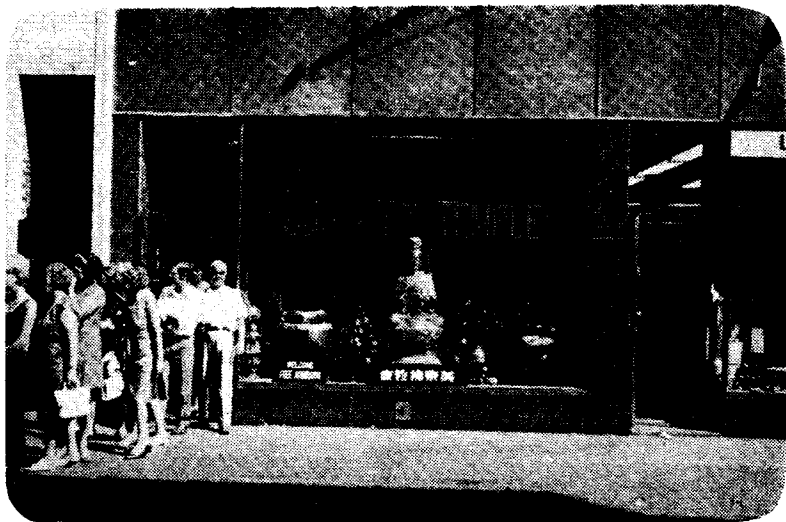
人數超過二千，正午時分，各處車輛又湧向大乘寺，使南開羅的公路途為之塞，車沿深林而入，一路所見，風景極佳，將近廟前，豁然開朗，各方致送之花籃禮物，滿堆在寺外及殿內兩旁，玉堂居士所恭請各位大法師，皆按時由世界各地分別蒞臨，相繼上台演講，暢論佛教之教義，發抒均極詳盡透闢，並各具見地，聽者動容。

開光之日 高僧畢集

統計此日先後演講及到會者計有：來自台灣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法師，台北善導寺住持悟一法師及守成法師，三藩市中美佛教總會住持恆靜等五位美國法師，美洲佛教會住持智海法師，加拿大佛教會住持誠祥法師，越南萬法寺住持妙華法師，緬甸仰光中華寺住持洗塵法師，檀香山女師妙瑞，以及紐約美國佛教會、中華佛教會，和各寺院之壽治法師，妙峯法師，樂渡法師，宗才法師，達成法師，浩霖法師與法雲法師等諸位參加典禮，并由南開羅市長甘納剪

法師講經善信羣集廣場。





綵，參議員白田通等，中西貴賓雲集，蒞臨觀禮，盛況空前。

是日當地西人前去膜拜參觀者，由朝至暮，絡繹不絕，擠得水泄不通，寺內大殿鮮花馨馥，香烟繚繞，善男信女，手持拱禮，進香瞻拜。各電視台，新聞處及各埠中西報記者爭先恐後在場拜訪，并攝取珍貴鏡頭，次日紐約中西報刊均出增刊，有幾個報當時出有特刊二版，真可說中國佛教在美國寫下了空前光榮的一頁，筆者見到各地拍來的賀電及賀函與賀聯，鏡屏等琳瑯滿目，蔚為大觀。不知不覺間逗留了大半天，只見崦嵫日落，想到次日還有不少事宜待辦，必須提早返回旅邸休憩，主人堅請留宿寺內一宵，當即告以早已約定二間大學在明日要前去訪問，主人乃親自陪同踏上歸途，此時對寺外一切環境，真有無限的依戀之感，及抵紐約市區，已萬家燈火，而應行久先生已在豐澤園酒樓等候，並設筵款待，又叨擾了他一頓豐富的晚餐，并承應氏伉儷親送至喜來登酒店，遂即沐浴就寢，已是子夜時分矣，日間所見所聞，縈繞腦中深覺玉堂居士虔誠禮佛之偉大精神，確非鬚眉所能及，真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矣。

應金玉堂居士為浙江人，篤信三寶，虔受五戒，發心弘揚佛法，早在一九四〇年在上海皈依章嘉活佛，一九五一年又在台灣皈依南亭法師，避秦南來時，寧拋棄所有珍貴物品，僅手捧其素所供奉之觀音大士聖像，供於寓所，終日香花禮拜，從不稍輟。

其崇佛之誠心於此可見。

弘揚佛法 善信來歸

據云玉堂居士抵紐約之初，僅有一家日本人設立之「佛教學會」，信徒祇限於日本僑民。而日本佛教亦由中國佛教經朝鮮而東傳，但其形式與內容均和中國佛教有所距離，且只用日語講經，非華僑及西人善信所能參與，紐約華僑雖衆，但當時無華人傳統信仰的廟宇，華人均以沒有寄託為憾，終日留在家中苦悶不堪。玉堂居士有鑒於此，認為設立一個宣揚中國佛教性之組織，實屬當務之急，遂矢志奮鬥，克苦工作，每日由早晨九時做至半夜一二時，一星期做足七天，如是者數年，籌足款項，再經一波三折，方始達成創設佛堂之願望，在紐約中心區時報廣場，租得店舖作為佛教會之基地，定名叫作「美東佛教研究總會」，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舉行正式成立大會，由錫蘭赴美的高僧威尼德法師為觀音法像開光，法像莊嚴，儀式隆重。門外國旗飄揚，為國爭光不少，威尼德法師致詞後，繼由紐約研究社艾維特博士，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司徒漢博士，黃日光，呂維九，李瑞爽諸居士先後演講。中西善信數百人臨場觀禮，各中西大報紛作報導，譽為佛教東來之一大盛事，開幕後。每日前往參拜頂禮之中西人士不計其數，且人人態度虔誠，每逢初一、十五及佛誕均舉行講經及禮佛，由各大法師輪流主持。

由於會務日益蓬勃，超出原有預算，地方不敷應用，且距離華埠較遠，僑胞善信往返不便，（下轉第18頁）

◁ 筆者天婦攝於大乘寺地藏殿前。



不認識？

爲什麼他張口亮出「普行」呢？因爲「普行」是「寶」，是居士中的「老大」！亦是「寶劍」！未說出口的是「奶奶！你活的不耐煩啦！」

各位看看！他把「僧寶」看成什麼？這簡直是敗壞僧寶嗎？否則，他根據戒律那一條？或法律那一條？「普行」就可以「不予取」？若說他偷那些書有一部份是他著的。不管是誰的著作？財物是有主的，須要經過管理員，以合法手續才能拿走；否則，便是「不予取」。

九、驕縱跋扈，遷怒內明

普某知吾「正論」猶若金城湯池，無隙可乘，除了潑婦罵街式的撒野、誣讒以外，就是運用他最聰明的絕招——老樹絕根！首先矯詔傳旨，並宣布「王爺」罷讀，脅迫獅刊編輯及發行人，停止刊登。然後在海刊作野牛吼，威脅其他教刊；此即其所謂「爲國內諸刊所擯棄」也。吾非不能在海刊與其同時叫罵；但吾愛自己，亦愛海刊，恐被讀者之所唾棄。今又以「王爺」身份，用脅迫獅刊的故技，威脅內明，干涉編務。一則曰：「我本想追剿到內明，犁其庭而掃其穴。」現在又責罵內明編輯不該刊登這「破壞宗乘」的「魔說」。但是內明已經登了，不知普王爺是否要封閉內明？拙文是否「破壞宗乘」？是否「魔說」？是非自有公論？豈是普某一入所能裁決。

普某在八年以前，爲吾所擯，滿腔嫉妒、仇恨，就算他是司法官也無資格裁決我的文章；何況司法官不但要講證據，更要有法律條文的依據。請問普某你的「法律條文」在那兒？「證據」又在那兒？僅憑瞋心妒意，逞其邪辯，就能裁決我的文章？裁決由他裁決，罵由他罵，我都不理，竟然張牙舞爪，遷怒於第三者的內明，責罵編輯，毋乃欺人太甚，今春吾嘗發誓，痛予嚴懲，九成兄曾經兩度函勸，加以阻止，並言：「內明之事，毋勞吾兄煩心……」吾覆函曰：「吾兄金玉良言，敢不頂戴接受！弟德薄！其所以一生無大過者，前後左右皆善知識，會無一惡知識，促我身敗名裂者。」誰知其無知無恥，喋喋不休！竟借「息諍」大

做文章，肆意謾罵，叫囂尋釁，那來有半點出家人氣味，我想這是普行現身說法，以窮兇極惡的事實態度，證明「性惡」的存在！真不愧是「千常一變性惡法門」的傳人！

本文所載之事，皆有根有據，筆者願負法律責任。

（上接第32頁 大乘寺）

因此再發宏願，決向華埠樹立法幢，在中華大樓租得店面，作爲設立佛堂之用，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開光，聘得妙峯法師駐會說教講法，每逢週末，大隊參觀人士到臨，分由艾維特博士，司徒漢教授，呂維九居士，用英語譯述經文，宣傳佛法，以加強中西善信之認識及信仰。吸引了不少外國籍佛教徒，經常有人借用佛堂舉行佛化結婚儀式。諸如此類之發展，乃佛教日漸深入美國社會的明證，美東佛教研究總會，在紐約創立迄今，已有十四載悠久歷史，繼之又有中華佛教會及美國佛教會誕生，共同爲弘揚佛法而努力。

禮佛之餘 兼辦善舉

美東佛教研究總會爲發揚慈悲喜捨之佛教精神，及提倡祖國傳統文化，特設美東婦女補習班，及兒童中文班，不特完全免收學費，而且派送書籍，此外還定期慰問醫院中的病人，籌款賑濟台灣風災，料理難胞喪葬等，對社會作了不少有意義的福利工作。

在世界最大之商埠——紐約市，住有七、八萬華僑，十五年前尚無中國佛教組織，玉堂居士含辛茹苦，十年如一日，一心向佛，百折不撓，首先創立美東佛教研究總會，經過多年的奮鬥，再獨力經營，親自督工十四個月，終於建成一美東最大之大乘寺，真可以說是宣揚佛法，不遺餘力。而今紐約繼續成立寺院者有大覺寺，光明寺，福慧寺，東禪寺，法王寺，報恩寺等。追本窮源，美東善信皆因歸功於開拓美國佛法之功臣，應氏伉儷焉。